

爹,你怎么来了

□ 阎凡利

那时我在滕州的一所中学上学。那天早晨上晨读的时候,传达室的大爷来喊我,说门外有个乡下人来找。我忙跑向了学校大门。原来是我的父亲,正胆怯的站在墙根眼巴巴的等着我的出现。秋风吹着父亲满头的雾发,俨然随风而舞的枯草。当父亲看到我从校门走出,眼里便流出一种光,那种光很亲很浓很暖和,暖和的我的泪唰地流了下来。我上前握住父亲的手问:“爹,你怎么来了?”父亲很激动,把我看了又看,才说:“你娘挂牵你,让我来看看。”周末我准时回家,这是习惯。可这个星期,我没回去。望着满头霜雾的父亲,我只好撒谎说:“昨天老师把我们

几个优等生留下了,给我们温习了一下课。”其实,我昨天被同学喊去爬山了。我知道我这谎撒得很蹩脚,很对不起父亲。可父亲听了很高兴。他郑重的交代我:老师让你留下,你就留下,别想家,嗯!”我使劲地点了点头。

这时几个同学来找我,见我正和父亲拉呱,就问这个乡下人是我什么人?是我父亲吗?我才想告诉他们。可父亲忙摆手说:“不不,不,我是他远门的叔,进城路过这儿,来看看。”我不知父亲这是咋了,父亲显得很慌,像偷人东西被抓住似的。他忙告诉我:“你没事我就放心了,我该走了。”说着从腰里掏出两块钱

那天我没回家,父亲急坏了。一天都没吃好饭。一听到门口有动静,就忙向门口跑,如是三番,着魔似的。半夜里,他就睡不着了,步行着进了城,到了我的学校。

“

大娘心脏主动脉瓣膜置换,视力锐减,饮食起居都是大爷细心照料。铺床叠被,端茶倒水,以及递药喂饭,嘘寒问暖,有时一连询问几次、征求再三,始终和颜爱语,不厌其烦。

平凡才是真爱

□ 牛飞雁

我的大爷大娘,1956年结婚成家,一生养育仨儿俩女。在五、六十年代,生活贫困、用度匮乏的时期,他们油灯土炕,恩爱相携,住着低矮的柴门草舍,每天奔忙于田间地头,劳碌于锅前灶后,炊烟伴着尘土,汗水洗着老茧。我的大爷执教于乡村小学,我的大娘则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妇女,在儿女们接连降生的喜悦中,过着半耕半读、和諧融洽的农田生活。他们是那样地平凡朴素,默默地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。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,由于改革开放,人间巨变,他们已经迁居在台儿庄古城近处。一双老人年逾金婚,桑榆暮景,更觉情深义重、恩爱弥坚。

在过去艰难的岁月中,他们既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,仿佛一湾静静的溪水,滋润着自己的生活,滋润着他们的儿女后辈。他们彼此分享、共同拥有的幸福,就是儿女们的成家就业,就是孙子孙女们的健康成长。然而在五十多年的生活磨砺中,他们的感情却是那么地和谐融洽、相敬如宾,令我们做晚辈的深感可钦可仰、可歌可泣。生活琐事,总免不了磕磕绊绊,而我的大爷大娘,却从没因为鸡毛蒜皮的是非争执不休,即使言语不合时,也绝不会声达户外,远近皆闻。他们的声音分贝低婉细微,总是春雨冬阳,喁喁切切。

十几年前,我的大娘由于心脏主动脉瓣膜置换,更兼视力锐减,饮食起居,都是我的大爷细心照料。铺床叠被,端茶倒水,以及递药喂饭,嘘寒问暖,有时一连询问几次、征求再三,始终和颜爱语,不厌其烦。在风和日丽的四季好景中,我曾见头发斑白的大爷,吃力而又愉快地骑着人力三轮车,带着我那同样头发斑白的大娘,徜徉在街头巷尾、月河堤畔。风雨泥泞,相濡以沫,在夕阳晚景里,他们互为手杖,搀扶倚偎,欣然知足地品享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我却始终感动着那夕阳余晖中的银发,那眷恋的眼神,那关切的细语。年轻时他们是哺雏的双燕,年迈时他们是舔犊的老牛。不知为啥,在那平凡淡泊的生活细节里,我却总是能够呼听到梁实秋的芬芳文笔,总是能够联想到徐志摩的浪漫诗情,这就是我的大爷大娘,我可亲可敬的父母长辈!

我记得有一位摄影家,用照相机的镜头记录了父母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,这一组组照片上的《俺爹俺娘》,便成了弥足珍贵的亲情记录。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,可我从我的大爷身上看到了父亲的身影,“事诸父、如事父;事诸兄、如事兄”,身为平庸后辈,我只能以此寥寥数语,表达我的满怀情愫,如此而已!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然而老一辈的生活琐事,将永远停泊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由衷地希望普天下的老人们都能温馨和谐、健康长寿!当此物欲膨胀、婚姻感情风雨飘摇的时代,寄望每一个家庭,多一分温暖;每一对夫妻多一份关爱。让人间真情洋溢在温馨的时光里,充满在平凡的生活中。



“哥,晚上练摊吧?”“不练了,昨天喝多了。”“那咱不喝酒,光吃饭,拉拉呱,听说附近有家新开的小摊还不错。”“那好吧,我真不喝啊。”

□ 马计亮

俗话说:一方水土,养一方人。枣庄不大,消费水平不高,但是枣庄人幸福指数颇高,据说在全国幸福指数城市排行榜的位次不低。枣庄人不讲究穿,不讲究喝,不讲究行,但讲究吃,讲究玩(以打够级为主),更讲究仲夏夜的夜生活是否丰富,因为枣庄人讲义气,好朋友,就催生出了枣庄著名的夜间练摊。

不信,看看枣庄人夏天练摊的套路:“哥,晚上练摊吧?”“不练了,昨天喝多了。”“那咱不喝酒,光吃饭,拉拉呱,听说附近有家新开的小摊还不错。”“那好吧,我真不喝啊。”到了小摊……“老板先来一份麻辣小龙虾、四串鸡翅、一盘蜗牛,30个羊肉串”,“喝点吧?”“别喝了吧。”“少喝点儿,你咋就这么娘娘门呢?”“那好吧,一人一瓶啊。”“行!”一会儿……“老板,再来两瓶!”又一会儿……“老板,再来半扎散啤!”又过一会儿……“服务员,再来一扎散啤,一半冰的,一半常温的,兑着喝!”再后来……牛羊肉串、腰子、马步鱼一股脑上了桌子,到了夜里12点,“换个地吧,我安排。”第二天。“哥,晚上练摊吧?”“不练了,昨天喝多了。”……

看这套路,大家一定很熟悉吧,因为作为枣庄的本地人,似乎大家都在重复和经历这个套路。说到练摊这个词,已经在枣庄人的心里根深蒂固了。枣庄人喜欢练摊,所

以练摊的地方也就鳞次栉比,一家挨着一家,多到几乎枣庄的每条路都有练摊的地方。拉上几盏电灯,摆上几张小地八仙和小马扎,支上炒菜的炉子,放菜的案子往路边一放,齐活了,地摊就成了,筷子是一次性的,餐巾纸是粗糙的,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和奢华,只有这么的简单和任性,当然,小摊必须有几样拿出手的绝活才行。练摊时,想吃什么在菜案子上随便点,如果想吃饱鱼,对不起,这个真没有;如果想吃海参,对不起,走错地方了;如果想喝茅台五粮液,对不起,请去大酒店。因为枣庄的小摊就是布衣老百姓光顾沉醉的地方,是平民肆意挥洒情趣的地方,是幸福在心中慢慢酝酿、幸福指数徐徐升腾的舞台。所以枣庄练摊的地方,普通点的只有花生米拌黄瓜、水煮毛豆、酸辣土豆丝、辣子鸡等枣庄的家乡菜,这也是枣庄人练摊时的最爱,稍微奢侈点的就是烧烤摊,也叫撸串,喝的最多的就是啤酒、扎啤,其中三斤一杯的扎啤居多。在炎热的晚上,劳累了一天的人们,穿上大裤衩和背心,撒拉着拖鞋,约上几个朋友往地摊一坐,沐浴着徐徐的清风,聊聊天,叙叙旧,调调侃,笑话段子一个接一个,偶尔还能听到哥俩好,三桃园,四季财,五魁首,六六顺,七个巧,八匹马,九连环,满堂红,在推杯换盏,觥筹交错中,兴致来了,把背心

一脱,站起来光背上阵,三斤一杯的扎啤一口气喝下去绝不含糊。酒喝多了怎么办,没事,只要感情深,吐完继续喝,因为酒桌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只有兄弟长、兄弟短,要的是“感情深一口闷”,谁叫咱们是兄弟呢!练摊,练摊,练的就是这个情,练的就是这个味,练的就是这个胆,练的就是这份豪气!

可以说,练摊是枣庄人一年当中最疯狂的时候,最爽最嗨的时候。每次练完摊,看看地八仙底下——横七竖八满地的酒瓶子,粗劣的餐巾纸白花花一片,鸡骨头,花生壳、烟头遍地都是……简直是“满目狼藉”。练完摊的枣庄人,大抵是醉醺醺滴互相搀扶着晃晃悠悠地离去,有的还会在路上吼上几嗓子,昭示着枣庄人练摊后的愉悦与欢畅。

枣庄的练摊,魅力何在?大酒店的环境更优雅,菜更精,味更美,但在枣庄人看来,练摊要的是感觉,要的是满足,要的是惬意,要的是舒爽,与人的层次和酒店档次高低无关,这也许就是练摊的魅力所在,枣庄人的幸福源泉所在。

今天晚上的你我他也许就会收到短信或电话:“哥,晚上练摊吧?”

这门卫有意思

□ 金戈

“我正准备离去,电话铃响了。“谁?”他吼着,“是行长,行长好!”他把屁股从凳子上抬起,由于起得急,凳子倒在了一边,身子成立正姿势,然后弯着腰,回答着行长的话。

门卫就是守门的,看好门是他们的职责。

和门卫打交道有时很有情趣,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某银行。当时是送为棚改项目建设写的贷款申请。

欲迈入,一人从伸缩门一旁探出头来,叫到:“干——干什么的?”方发现淡蓝色的服装加上一个大盖帽,我明白那职业装的含义。“找行长。”“行——行长开会。”“哦。”我应诺着。“那就等等吧。”我想着,便进入了他待的小亭子。

“你,你——你是哪个单位的?”他绷着脸问我。”“我是甘霖镇政府的。”“哦。”“甘霖镇政府的刘——刘勇认识吗?”“你说的是刘副镇长吗?”“是的。”他坐直了身子,



手扶了扶二郎腿看着我。接着说,“他——他是我本家侄子。”“哦,你是刘庄的。”“是的。”他点了点头,然后用手触了触脸颊,用眼的余光瞟了瞟我。“前年刘勇在农业办跟我干……”他把二郎腿放下,“哦。”他笑笑,“你好!你好!”然后,点了点头,把身子低了一下。

正说着,一位70多岁的老人提着大袋子欲进来,“干——干什么的?老头!”“有破烂嘛领导?”“没——没有,快走!”门卫向他吼着。“老头,收破烂,收——收到这——这来了,也不看看——这是什么地方。”他忿忿地嘀咕着,我看了一眼他,他又一次低头弯腰,向我笑笑。“你和刘勇还联系吗?”“好——好几年没联系了,他小时候在-

村里住,搬走十多年了。”“哦,是这样的。他行,他老爷子是县领导,升迁很快。现在我倒是跟他干了。”“哦,你跟他干?”说这话的时候,他结巴的语调抛弃了,快节奏的语速仿佛天晴而来的骤雨。“差——差不多开完了。你——你进去看看吧!”我正准备离去,他的电话铃响了。“谁?”他吼着,“是行长,行长好!”他把屁股从凳子上抬起,由于起得急,凳子倒在了一边,身子成立正姿势,然后弯着腰,回答着行长的话。”……

送完文件后,我走过门前,正巧四目相对,我向其打着招呼。他低着头,抚摸着手机,点了点头。